



備5
467
1



門 467
卷 1-8

林華溪居士輯

常熟南門外翁家莊梅
花溪上錢寫經堂藏板

履園叢話

較準無訛

述德堂藏書



履園叢話序

履園主人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睹聞著
叢話二十四卷間以示予曰吾以是遣愁
索笑也孫子讀而歎之曰此非遣愁索笑
之為也先生欺予哉主人改容起曰噫子
知我者試為我序之其曰舊聞識
國初軼事備野乘也曰閱古釋所見三代
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曰考索雜取

履園叢話序



古書事物疑義以證心得也曰水學論三
吳水利之不可緩也曰景賢勸孝弟警薄
俗也曰耆舊思老成奉模楷也曰臆論警
頽風也曰譚詩正雅音也曰碑帖從所好
也曰收藏慨煙雲之過眼也曰書畫示正
法眼藏也曰藝能卽形下以見道也曰科
第紀人材之盛也曰祥異明天地之大也
曰鬼神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曰報應昭

天人之合也曰古蹟曰陵墓曰園林記雪
泥之鴻爪也曰笑柄寓莊於諧也曰夢幻
示實於虛也而以雜記終焉舉凡人情物
理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也此温
伯雪子曰擊道存之意也序旣畢以復於
主人曰履園之義何昉乎履之言禮也將
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顧履而園則賁於邱
園之象也其殆將託於芟芟者以諷世與

抑話者言之善也不話於朝而話於野坤之初六日履霜堅冰至履之九二日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園有焉然則是話也即以為遣愁索笑可也道光五年冬十月前翰林院庶吉士昭文孫原湘序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

總目

舊聞

叢話一

閱古

叢話二

攷索

叢話三

水學

救荒附

叢話四

景賢

叢話五

耆舊

叢話六

臆論

叢話七

譚詩

叢話八

碑帖

叢話九

收藏

叢話十

書畫

叢話十一

藝能

叢話十二

科第

叢話十三

祥異

叢話十四

鬼神

叢話十五

精怪

叢話十六

二十四卷

報應

叢話十七

古蹟

叢話十八

陵墓

叢話十九

園林

叢話二十

笑柄

惡俗附

叢話廿一

夢幻

叢話廿二

雜記上

叢話廿三

雜記下

叢話廿四

二十四卷合刻

右履園叢話爲 先君子手輯計得二十四卷合成
八集前經流傳海內嗣因庚申歲遭兵燹後原板稍
有遺漏今^壽等集資補刊籍以問世并誌先澤之幸
有存焉爾

同治九年歲在庚午春二月朔男 日壽 重修謹識

舊聞

叢話一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有福

皇朝定鼎大難悉平顧有明諸藩僭號自立江南則有福
王浙西則有潞王浙東則有魯王江西則有益王福建則
有唐王兩廣則有桂王旋竄入楚入黔入滇是時滇黔大
亂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養子孫可望李定國日
尋干戈摧殘粵楚而海寇鄭成功乘機竊發肆擾江南其
他揭竿持挺者所在多有 王師征討歷十有八年翦除

殆盡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尙之信叛于粵東孫延齡叛于粵西吳三桂叛于滇黔陝甘楚蜀流毒尤甚雖曰劫數其中玉石俱焚正復不少今幸遇承平之世聖聖相傳且又生于蘇杭福地自當立心行善各執其業以荅天庥諺有云有福不可享盡願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還

雲南五華山故宮桂王所建順治丁亥洪公

承疇

督師由

貴筑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於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賞購

得之縊於桂陽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鎮守雲貴因據五華山故宮增脩十有餘年備極壯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湖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爲聲援平藩尙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尙之孝督師屢出無功乙卯歲三桂僭尊號丁巳病死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自福建進征粵西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三桂孫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金陵邵爲章有詩云擒人卽是人擒處誰道天公不好還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于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 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

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于不義乎乃拏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于江寧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血袍

蘇州楊忠文公 廷樞以順治元年殉節於里第事載府志有血袍一件忠文之子易亭先生名 无咎者謹藏于家珍

同球璧易亭生文叔先生

繩武

文叔生石埭教諭

慶孫

教

論十二三歲時曾受業於先外祖華嶰山先生其時易亭
尙在年八十餘矣外祖既設帳于其家擬請忠文公血袍
一見久之而未允也一日忽命家人入書房請外祖遂衣
冠而進見易亭服斬衰上香三奠酒三奠畢俯伏大哭命
啟箱取袍出復大哭然後呈示外祖亦拜而觀之是紅袍
有繡補俱變黃色刀痕血跡宛然外祖亦不覺失聲趨而
出蓋外祖之祖曙生公故爲忠文弟子也後外祖謂人曰
易亭真孝子吾早知如此何忍觀之以傷孝子之心耶教

諭之子名

一鴻

號梅溪中乾隆癸卯鄉榜余曾見之聞此

袍至今猶在

席氏多賢

蘇州東洞庭山有席康侯者名

本楨

吳縣諸生其父右源

爲山中巨富櫻勢豪之網牙角十年家遂中落至康侯成
人遂解其紛排其難勢豪怯退舍避然不使其父之知也
選庖尋勝杖履追隨日娛親於弦歌山水之間色養以終
其身迨父歿未幾適當明季蝗旱不登餓莩載道而齊魯
幽燕之區爲尤甚康侯以爲畿輔重地也不可飢饉乃日

夜焦心思所以賑濟之法時司農告匱百姓洶洶地方大吏亦惟有束手而已康侯遂散家財走襄樊挽粟數十萬石普爲賑救當事者以上聞帝喜授中書舍人晉太僕少卿以風勵天下不數年 大兵下江南天下大定而吳中少年乘機竊發倡言起義實縱剽劫康侯乃糾結鄉勇數千人助當事破平之中丞士公國寶恨洞庭兩山不靖將大索湖中康侯聞之急宰牛載酒厚款求解湖民以安當流寇之再出鄖襄也朝廷發兵防禦以兵糧不繼戍卒譁然康侯聞之亟以十萬金爲鹽菜費戢亂兵而安帖之

本朝蘆政旣行計畝起科濱山咸擾將爲民累矣康侯力爭於王侍中止革之間兗東被燹暴露骸骨數十萬募人而悉掩之知親舊逋者不能償契券數千紙一旦而悉焚之至於塗窮計盡之輩則呼而周之命懸絲縷之人則助而救之迷津難渡則具舟楫以濟之峻嶺難行則斲道路以坦之有郡邑鬻官傾頽朽壤墜茨而丹雘之孔道舊蹟門樓表坊有輕棄而賤售者倍其價而存之墓以封也樹以表也有伐樹而削墓者厚其遺而使人守之凡此忠君卹民利物之事指不勝屈說者謂比之陶朱公輸財

親黨卜大夫毀家助邊康侯實有過之吾友 欽賜舉人

世臣 其六世孫翰林編修 煜 其七世孫也

順治戊子年吾鄉膠宛兩山之間有賊匪萬人嘯聚擊掠
村民其頭目曰吳匏山華七陸四俱自稱大王或操舟數
百出沒於鵝湖菱菱華蕩旗鼓相應當是時城門晝閉官
兵斂蹟莫有聲言殺賊者常熟羊尖鎮東有席華甫 瑛 席

宗玉 琮 席荆生 珩 兄弟家素封其先本東洞庭山遷居於
此與康侯爲兄弟行三人者皆名諸生而多智略乃相議
曰民之銜賊也深矣擄其貲淫其婦火其廬恨無人爲之

率先耳袒臂一呼人必響應此摧枯之勢也荆生曰欲爲
民除害當散財而養士然不可以輕試且擅兵與衆卽爲
罪階或請命於上官又恐掣肘雖然必假手於官而後可
也於是荆生入城見邑侯瞿公 名四達 河內人 語之曰鄉賊多乞

速請鎮兵不然蔓延難治矣邑侯曰鎮兵暴徒擾民荆生
曰然則起一城之衆父臺自將之某兄弟率鄉人之勇者
從旁相助必剋賊矣邑侯曰城無守奈何荆生默然良久
曰賊所耳而目之者鎮兵縣兵也兵來賊去兵去賊來民
無噍類矣夫鎮兵縣兵之不可遣誠如公慮今賊跨城邑

掠貨重淫凶焚殺而官兵莫之撻驕甚矣彼不虞鄉兵之
猝至也今能得父臺委片札使愚兄弟得長一鄉率衆出
不意所謂批亢擣虛是父臺不資糧不折矢可一戰而滅
矣邑侯大喜卽給旗委札出庫兵恣荆生所取荆生歸而
華甫已先集三千人爲防守計兄弟三人又各以千金爲
助日給錢米爲諸鄉勇安家禦賊之日則倍是更班巡警
直宿外悉守家肆農業有不從者罰從賊者殺之以首解
縣約束既定推山明爲隊長山明故烈士勇力絕人而爽
直和易無不敬愛之五月望日宰牛享士部伍始定廿五

日賊知之突擊羊尖鎮勢甚張建大旗曰大明中興有數
人來約戰荆生慷慨慢罵曰汝等豈不知 聖主賢臣
之俱出乎尙猖獗如是不日而殄滅矣宗玉乃集衆議言
人人殊荆生銳然欲出謂宗玉曰此先來者零賊也避堅
而擊瑕莫踰於今日如賊衆齊集則彼勢盛我怯矣乃貫
甲提刀出勒衆衆唯唯廿七日平明賊索戰列陣天台寺
日方午華甫率勇敢者數十人先出衝其鋒賊皆陷荆生
與諸弟姪繼進砲銃齊發呼聲動天賊大潰追至宜橋賊
縱火焚燒烟焰迷目宗玉越火而前與賊相攻擊殺七人

華甫大呼曰前近宛山皆賊巢不可進彼衆我寡難敵矣
不若收兵固守爲萬全計宗玉聽之乃三轉旗衆皆退退
至鎮鎮民之老弱婦女逃避者已盡歸咸望塵而拜六月
六日賊復熾扎營李家墳營廣二里許華甫宗玉荆生以
三千人繼進因與山明上馬而馳賊惶急散走以百艘越
菱菱南去大衆集無以渡遙望賊旗飄飄然惟歎恨而已
七月朔薄暮適大霧荆生曰翦此賊在今夕矣因與宗玉
聚百舟將啟行而邑侯手札至且遣捕役官兵以相助勢
愈壯因穿入蘆葦縱砲鳴鑼賊聞聲而遁遺舟八百餘艘

被獲者二十餘賊并器械糧食等次日荆生縛解縣民皆
歡呼駢肩塞路而胥吏衙役輩鼓唇咋舌欲以罔利且言
賊非真器械自所制也荆生怒立公庭下斥言曰我輩得
縣官親札靖一方之害乃汝等翻欲陷我耶寧死賊毋媚
役也縣官出爲周旋之罵而散然諸邑民間席氏起義相
效之咸結鄉兵擒殺百里內賊屍填港舟不得行而諸邑
之流亡者亦稍稍歸保妻子復故業矣是時蘇州鎮總兵
有楊大宗常州鎮副總兵有曹虎本縣有徐參將詎吳匏
山華七陸四輩及諸賊匪多黨於三營之兵兵無賊資貧

甚銜恨刺骨悁悁然思一隙以中席也入楊營者誣荆生
窩盜入曹營者誣華甫宗玉叛謀入徐營者誣席氏一門
擅殺凡控六大案一日忽有常州副總兵曹虎提兵來將
滅席氏荆生有族姪號長康者善然諾能辭辯偕友徐敬
賓挺身見曹呈之以邑侯之榜與札言起鄉兵者本出自
邑侯無他意曹總兵不識字惟左右是聽用極刑令招叛
謀逼之甚長康不屈死而敬賓兩足斷十指折亦不屈遂
以席氏弟兄名申文按道而拘提甚急華甫荆生既被執
下之獄將一網無遺矣邑侯知其事急具文詳六案以鳴

其冤卒弗解席氏家破身刑沉冤莫懇窮詰連引親朋避
逃惟宗玉一人奔走蘇常哀籲於權勢之門而已有紀綱
陳賢者任俠而好施廣交而多智爲傾身護持賄通折獄
者得輕比然而人懷賄賂需索萬端荆生曰必見撫軍方
直供也撫軍者土公國寶也素重常熟令勦賊功而不知
出諸華甫宗玉荆生也公旣閱申文接荆生甚和煦荆生
因供曰大人提雄兵下江左軍民人等所以望馬首而懼
服者以戢奸禁暴得保斯民於故業也今暴者縱之安者
撓之而衆執事兵弁等又奉行無當毋乃非大人之初意

乎某居常熟之羊尖地土絃歌民稼穡俗馴風厚無過此者然三湖逼其前四蕩列其後大海寰其後長江注其肩固烟波蘆葦奸雄藏伏之藪也治之爲甚難亂之則甚易况挺而走險人之本性也大人蒞茲土慮深而謀密外則江海內則湖蕩設官委兵分守要害真犬牙錯制詰奸禦盜之良法也不意官兵肺腸更甚於盜賊兵來盜去縱使劫焚兵去盜來盡行抄蕩甚而至于賄脫真盜誣指善良行者斷路居者巷哭民自知死於盜死於兵等死也遂譁然爲盜三府之民不謀同起械船飛槳遍布洪濤建幟立

國絡繹村鎮白骨枕於野赤血流於河斯豈厄數之未盡耶抑民心之好亂耶夫不亂於招撫之初而亂於安撫之後者其故可知也本縣瞿父母蒿目時艱熟籌本計以爲請鎮兵庫竭而糧耗出縣兵城虛而勢危是以委札鄙儒略無疑忌者以生世儒家誠謹可倚也受任以來勦賊是務捐資竭產臥甲枕戈凡數月不寢處得以平劇盜復耕作輸賦稅是非爲身謀而爲國謀也生並不敢干當路望厚賞與彼弁爭尺寸而彼弁者喪心病狂誣縱殺誣叛謀誣窩盜又誣造僞札置僞官果是者一死不足以塞責

而滅族有餘矣瀝肝碎首無以鳴冤誓日指天莫能伸曲
伏願大人提貪弁與生質是非鞠情實得一言之見雪者
死亦瞑目也今生已被虜人被殺兒孤婦寡飢寒交迫形
槁心灰雖生亦猶死也生死不足惜而大人保釐江左嘉
惠萬民竊憂諸執事武弁之未可信任也荆生言旣切淚
下交頤土公見之愴然色變顧左右而嘻曰不意官兵之
至此也華甫荆生之獄已涉期年至是始雪卽彙集文書
發本縣一讞而還旋將華七杖斃其吳匏山陸四已爲鄉
人所殺磔其尸時猶有薦紳先生得盜賄爲之出結保護

於當事者土公乃飭江南分巡諸鎮將一時收營旋上
聞非奉檄毋許出兵武官不得受民詞擅詰斷權歸有司
自此民不苦賊而江南大治

吳留村

吳留村名

興祚

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

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
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
縣知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
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

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
雖然看汝狀貌尙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
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
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
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
公啟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
旣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
留村在無錫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
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八九十

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
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
路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泣然士民之感
德如此

蘇州王永康

蘇州王永康者逆臣吳三桂壻也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爲
將校曾許以女妻永康時尙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擔石
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至三十餘猶未娶也一日有相
者謂永康云君富貴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貴

立至從何處來耶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弈永康偶檢舊篋果得三桂締姻帖始發奇想遂求乞至雲南無以自達書于壻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沉吟良久曰有之命備一公館授爲三品官供應器具立時而辦擇日成婚粧奩甚盛一面移檄江蘇撫臣爲其買田三千畝大宅一區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爲張士誠壻僞駙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卽攜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旣回窮奢極欲與當道往來居然列于公卿之間後三

桂敗事永康先死家產入官真似邯鄲一夢吳中故老尙有傳其事者

礮異

明季亡將王蜚結水寨于太湖沉一大礮于吳塘門值水涸里人秦宇明獲之利其鐵夜靜時袖椎掙擊礮作大聲吼聲聞數里懼而埋之田十餘年邑武弁張姓者鎮守吳塘門居人有與秦相仇指稱田中藏炮秦因此破家移礮置無錫縣南城門上以朱紅虎頭牀覆載之歷二十年耿精忠反于閩檄四方礮赴南取而去

小韓都堂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
圈封民居以為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隄寶
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模曾
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為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
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色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
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以駐
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于
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

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意
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于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民
賴以安吳人感其德惠立祠于虎邱半塘春秋祀之今韓
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耳俗呼為小韓都堂

欠糧

順治十八年春巡撫朱國治奏銷十七年分條銀計江南
紳士以逋欠除名者一萬四千餘人常熟一縣計七百餘
人宮墻為之一空

善知識

吾鄉華公亦祥中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二人 聖眷甚優
康熙初嘗隨 車駕幸香山有某禪師者德望素著
聖祖見之如禮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發
頃之 車駕出門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慢罵曰爾
何人敢受 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華亦曰我不
打你打佛僧乃合掌曰阿彌陀佛善知識

康熙六 巡江浙

聖祖仁皇帝南巡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
日 御舟抵滸墅關先于廿四日過揚州將由儀徵幸江

寧府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次早
上金山晚而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無錫俱未及泊一晝
夜行三百六十餘里時湯文正公斌正爲巡撫務儉約戒
紛華 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 上騎

馬進閫門士庶夾道至闐塞不得前 上輒緩轡 命

勿跪訪求民間疾苦藹然若家人父子至接駕橋南行幸
瑞光寺巡撫前導由盤門登城窮簷蔀屋極目無際
上爲睠念者久之遂從齊門而下幸拙政園晚達葑門

駐蹕織造府

第二次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
許墅關蘇州在籍諸臣汪琬韓奕歸允肅繆彤等接駕
日晡時上入城衢巷始結燈綵次日幸虎邱登萬歲
樓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盛開芳香襲人上注目良
久以手撫之出至二山門有蘇州士民劉廷棟松江士民
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蘇松浮糧上命侍衛收進
諭九卿科道會議至十九日車駕自浙江回蘇合郡士
庶進萬民宴上頷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願百姓有
飯喫士民復請上又取福橘一枚擲下曰願爾等有

福也

第三次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慈聖太后以行
三月十四日駕抵蘇州在籍紳士耆老接駕俱有黃
綢旛旛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迎聖駕字樣自姑蘇驛
前虎邱山麓凡屬駐蹕之所皆建錦亭聯以畫廊架以
燈綵結以綺羅備極壯麗視甲子己巳逾十倍矣十八日
恭逢萬壽聖誕凡百士庶獻康衢謠若干帙頌聖
詩若干帙萬壽詩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冊以祝萬
年之觴又于諸山及在城名刹廣列祝聖道場百姓歡

呼塗路十九日 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繆曰藻顧汧
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 賜賞各有差又 賜彭
孫適尤侗盛苻升 御書扁額二十日辰刻 御駕出葑
門登舟幸浙江時兩江總督爲遂寧張鵬翮江蘇巡撫爲
商邱宋榮也 上問云聞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
腹累人乎臣鵬翮奏云此習俗使然 上笑云此事恐
爾等亦未能勸化也四月朔日 駕由浙江回蘇初二日
傳 旨明日欲往洞庭東山初三日早出胥口行十餘里
漁人獻饌魚銀魚兩筐乃 命漁人撒網又親自下網獲

大鯉二尾 上色喜 命賞漁人元寶時巡撫已先到
山上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槳前行 御舟到岸而隨從者
未至巡撫備大竹山轎一頂伺候 上升輿笑曰到也
輕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執香跪接又有比邱
尼豔妝跪而奏樂 上云可惜 太后沒有來其時
翠峰寺僧超揆步行先驅引路者倪巡檢陳千總也在山
士民老少婦女觀者雲集 上分付衆百姓你們不要
踹壞了田中麥子是時菜花已經結實成角 上命取
一枝細看問巡撫何用奏云打油 上曰凡事必親見

也是日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埧田賠糧收紙付巡撫
上問扈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
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浪衝埧隄岸
故今有八百里 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
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卽如烏程之湖漙長興之白
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澱口長洲之貢
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 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
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卽由蘇起 鑾北發
第四次 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十一日 駕抵蘇

州時巡撫宋犖尙在任一切 行宮綵亭俱照舊例犖扈
從時見 上勤于筆墨每逢名勝必有 御製詩或寫
唐人詩句犖從容奏云 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 御筆兩
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 又上笑曰此二字
頗不易書犖再奏云 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
倘蒙出自 天恩乃爲不朽盛事 上卽書二字頒賜
頃之又 命侍衛取入重書 賜之 上勤于筆墨如
此 凡人善書者請 內廷書 內廷書 內廷書

第五次 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 駕抵蘇

州是日爲萬壽聖誕奉 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 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齊集江寧蘇州兩處俟朕回鑾日親加考試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鈺等十人俱赴行宮引見各蒙 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是年 駕又幸崑山縣登馬鞍山旋往松江 閱提標兵水操第六次 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 幸虎邱山三十日幸鄧尉山聖恩寺僧際志恭迎 聖駕

午後傳 旨宮門伺候 御賜人參二觔哈密瓜松子榛子頻婆果葡萄等十二盤 上云吾見和尙年老也六次南巡中 天恩 溫諭莫可殫述江南父老至今猶能言之初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 聖祖每幸園嘗撫玩不置 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 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鬥富

康熙初有陽山朱鳴虞者富甲三吳遷居申衙前卽文定公舊宅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比常與朱鬥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屆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於前曰諸君將往朱氏吾不强留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偕送者其播弄人如此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趙見之愧無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與較商于雅園顧吏部子咸顧唯唯乃以重幣招吳三桂婿王永康來讌

飲席散遊園置碎燈于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鄰趙蝦所爲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語家人連夜逐趙出城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後入翰林常與王往來王居北街拙政園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陽山朱衙之名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竟無有知者

南州逸事

玉峯徐大司寇

乾學

善飲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

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以竟日不饑同朝京江張

相國玉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清水一盃亦

竟日不饑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
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
贄者先繕帙以進公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
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
材者必有異相也來王叔北書

測字

閩門外上津橋朱某家貧欲入山尋死遇仙解救授測字
一書其驗如神求之者必需預定日期每日只測一字取

資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時吳三桂將反有文書

來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方伯慕公天顏躊躇莫決乃延

朱測字且告以故朱曰請命一字適几上有殘柬慕公隨
手翻轉指正字爲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
柬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卽反之兆也慕卽拒之未幾果
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于父但非一日測一字
也有人以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
其人果無後朱子死其書徧尋不得或以爲仙人收去遂
失其傳朱之孫號心傳曾孫號孔亭俱習醫亦頗有名

題壁

康熙十八年三藩為亂調兵四出有卒過橫涇宿關帝廟
題二絕句云昔為典兵使今反在兵列十載從軍行太阿
混凡鐵四海男兒志沙場得得行深閨今夜月同此照淒
清此人亦奇士也

騏驎詩

吾鄉有錢一飛者嘗賦騏驎詩七古一首言馬至騏驎之
良尚為人駕馭羈絆其身故結句云何如猛虎深山裏一
嘯風生百獸寒其父見之愀然曰此子將來必為盜賊欲

殺之一飛遂逃去後為逆臣吳三桂將領叅謀康熙十九
年正月勇略將軍趙良棟領兵追勦一飛始逃歸老而無
子竟以壽終

人心刁詐

康熙二十三年兩江總督于清端公

成龍

喜微服潛行察

疑獄求民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反失入屬吏
雖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進見直言且指目擊
一二事為徵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詐若此耶
陳恪勤公鵬年守吳亦喜微行有金獅巷富室汪姓兩子

以曖昧事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
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腳夫渡船諸人囑其咸
稱冤枉公察之衆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劉家浜富家乳嫗
攜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見殺死城干剝去金珠衣服緝凶
無著公夜出查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
沈極口稱冤其實並無此事略加刑卽釋焉孔子曰衆好
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夫

鐵面御史

湯文正公

斌

蒞任江蘇聞吳江令卽墨郭公

琇

有墨吏聲

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只得取之於民
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職何敢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
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轍公喜特保舉卓異而
前任督撫江蘇者余公國柱也方掌綸扉徵賄巨萬聞之
啣恨刺骨喉人劾奏虞山翁鐵庵司寇從而和之賴
聖祖皇帝英明稔知郭無他故得以保全時長洲貢生何
義門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
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二十六年
郭公內陞御史于半年中叅罷三宰相兩尙書一閣學直

聲振天下稱爲鐵面御史旋以吳江張令虧空舉發舊案
株連落職擬遣戍幸蒙 聖明洞鑒以郭琇居官尙有風
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徐之門謝罪不引索
明哲保身 湯潛庵先生撫蘇時嘗詣東林講學有邑紳某曾委蛇闖
逆而脫歸者于座講明哲保身之義縷縷不絕潛庵厲聲
云比干諫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紳面發赤無地可入然
先生實不知其舊事也 陸清獻公曰來上言要趁早無辭只替東之效
陸清獻公曰來上言要趁早無辭只替東之效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課子讀書夫人在後堂紡
績民有事控縣者卽出票交原告喚被告如抗出差其聽
訟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調停家事漸成無訟之
風有兄弟爭訟不休公謂之曰弟兄不睦倫常大變予爲
斯民父母皆予教訓無方之過也遂自跪烈日中訟者感
泣自此式好無尤嗚呼若先生者誠聖人所謂道之以惠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者也公生辰貧不能備壽筵夫人笑
之公曰汝且出堂視之較壽筵何如但見堂上正香燭如
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相傳稼書先生歿後為嘉定縣城隍縣民數百人直至平
湖接公上任時先生夫人尚在謂縣人曰公在縣時不肯
費民一錢今遠道見迎恐非公意耳不謂壽翁夫人笑
並自御舟卽事詩 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書法少師趙董館于巡撫慕公天
顏署中南村故吳人因冒陝西籍中式北闈行查斥革康
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聖祖南巡廷楨獻詩四月朔
日吳上自浙江回鑾伏謁平望河干告上召見其命
作御舟卽事韻限三江一絕吳援筆立就云金波溶漾照

旌幢共慶回鑾自越邦正在構思聞自鳴鐘響宋中丞學

奏曰將到吳江矣吳遂得續句云御幄裁詩行漏報計

程應已到吳江上得詩甚喜稱賞次日引見命廷

楨寫擘窠大字訖問廷楨曰蘇州民既庶矣看來是庶而

未富對曰並非不富只因公皇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

了覺得如此命禮部註冊復還舉人其

明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官至宮諭公

重遊虎邱詩

滄州陳公鵬年康熙辛未進士以大學士張鵬翻薦出知

江寧府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總督

阿山

借供帳名欲

加賦稅公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阿銜之公嘗逐羣娼

建亭其上月朔宣讀聖諭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職

下之獄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餌為守者李丞偵知

杖卒四十日與一勺水如之公自問命絕矣適浙撫趙公

申喬過之叱獄官得以生曰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

修書尋起知蘇州府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

年踪蹟烏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

萬松全選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

山繞夢思塵鞅公餘半晌閑青鞋布鞵也看山離宮露出

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

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時總督鳴禮以

為誹謗句句旁註而劾奏之摘印下獄中草薶聖祖詔曰

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命復其官尋

擢霸昌道旋陞江寧布政使

康熙末年總督噶禮由晉撫陞任兩江辦事勤敏喜著聲

威嘗以南闈號舍逼窄請旨增建即今平江府各字號

是也而貪婪不法無敢言者辛卯歲江南科場事發噶祖
護之得銀數十萬兩又大縱估客糶米出洋米價一時騰
躍以至軍民交怨時儀封張清恪公伯行為江蘇巡撫密
飭查拿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賊情狀
以實參奏谷聖祖震怒正欽差張鵬翮出京審辦科
場兼訊噶禮而噶禮權勢甚盛遂以反誣革張伯行職事
聞聖祖曰朕素所知張伯行為天下第一清官著加
恩免議旋調倉場侍郎而罰噶禮修熱河城王以贖前愆
五十一年九月公上知城王未完懈於督辦遂將噶禮

拿交刑部適噶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
弑母等事奉旨廷訊果然發部議以凌遲處死上
命先將噶禮眼球打出又割其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
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
焚尸揚灰有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噶帛繫未絕時即行
棺殮監絞官候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
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
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命大聖祖
笑曰這奴才真燒坏也此案見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水鑑

雍正初年田公

文鏡

撫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法小廉

查逐坐省長隨禁止府州縣官毋許逗留省城往來晏會
隨到隨見見後即去如有言未盡只許留宿城外次日稟
見遄行自此怨聲載道清則清矣而郡中商民之生計絕
矣古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是知為人上者
毋為民鑑當以水鑑也

為政不相師友

雍正間朱文端公

賦

以醇儒巡撫浙江按古制婚喪祭燕

之儀以教士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入寺燒香遊山聽戲
諸事是以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弛擔閉門默
默不得意迨文端去後李敏達公衛蒞杭不禁妓女不擒
擄捕不廢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踪蹟矣公
雖受知于文端而為政不相師友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
平細民益頌禱焉人謂文端是儒者學問所謂齊之以禮
敏達是英雄作為所謂敏則有功也

獨力捐辦

御道

乾隆十六年辛未

高宗第一次南巡江南總督黃廷

桂馥下嚴催督急州縣奉行不善因科派地方紳富各人承辦人心惶惶蘇州紳士畏廷桂勢唯諾不辦在籍翰林蔣恭棐負重望暨其兄戶部郎中蔣曰梅弟刑部員外蔣楫姪內閣中書蔣應焟力持不可見廷桂侃侃議論不稍貶損適御史錢琦風聞其事叅劾廷桂一摺奉旨嚴行申飭時蔣氏官監司郡守州牧邑令者三十餘人相約助捐惟楫力拒之曰吾承先人餘業衣食稍給理宜報効朝廷于萬一弟姪輩居官在外一郡有一郡之政一邑有一邑之政學校農桑有關國計民生者事事可取之家財

以利地方果能罄家爲國百姓受福吾榮多矣乃獨力捐辦御蹕臨幸大路計費白金三十餘萬兩親自督工晝夜不倦楫字濟川諸蔣中家最饒性慷慨仗義疎財官刑部十年明慎練達囹圄有頌聲焉

失一知己

胡中藻之文見賞于鄂西林相國目爲昌黎再世後相國薨左遷爲光祿寺卿乃鬱鬱不樂發言多犯卒于大戮失一知己便爾喪身可畏哉

安頓窮人

舊聞

三五

治國之道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

宏謀

撫吳

禁婦女入寺燒香三春遊屐寥寥與夫舟子肩挑之輩無

以謀生物議譁然由是弛禁胡公

文伯

為蘇藩禁開戲館

怨聲載道金閭商賈雲集晏會無時戲館酒館凡數十處

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

益于治昔蘇子瞻治杭以工代賑今則以風俗之所甚便

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蘇郡五方雜

處如寺院戲館游船青樓蟋蟀鷓鴣等局皆窮人之大養

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流為遊棍為乞丐為盜賊害

無底止不如聽之潘榕臯農部遊虎邱冶坊浜詩云人言

蕩子銷金窟我道貧民覓食鄉真仁者之言也

田價

前明中葉田價甚昂每畝值五十餘兩至百兩然亦視其

田之肥瘠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咸以無田為幸

每畝祇值一二兩或田之稍下送人亦無有受諾者至

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二三兩康熙年間長至四五兩不

等雍正間仍復順治初價值至乾隆初年田價漸長然余

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餘兩今閱五十年竟亦

長至五十餘兩矣

米價

康熙四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大旱是時米價每升七文竟長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復大水米價雖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過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價每升十餘文二十年蟲荒四府相同長至三十五六文餓死者無算後連歲豐稔價漸復舊然每升亦祇十四五文爲常價也至五十年大旱則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後不論荒熟總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爲常價矣

銀價

顧亭林日知錄記明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四貫易黃金一兩十八年後金一兩當銀五兩永樂十一年則當銀七兩五錢萬曆中猶止七八換崇禎中已至十換矣 國朝康熙初年亦不過十餘換乾隆中年則貴至二十餘換近來則總在十八九二十換之間至於銀價乾隆初年每白銀一兩換大錢七百文後漸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時每白銀一兩亦不過換到大錢八九百文嘉慶元年銀價頓貴每兩可換錢

一千三四百文後又漸減近歲洋錢盛行則銀錢俱賤矣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文余少粗銀白銀一兩亦不
准計神朝麻半兩白銀一兩財大錢十文對兩以至於
四兩五兩十兩銀兩銀兩亦十八廿二十財之間至於
百五十兩矣 國庫銀兩財半兩亦十餘兩對中半
兩七十 十兩當銀十兩正錢高銀中餘五十八對銀兩
亦一兩四兩長黃金一兩十八半對金一兩當銀五兩亦
兩亭林曰朕維窮則為海人半敬大則寶錢財錢一貫進
錢財

閱古 錢 詠 梅溪 輯

錢 詠 梅溪 輯

周 召 鼎

鎮洋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時得此鼎高漢尺二尺四寸
周四尺八寸兩耳三足中有銘文二十四行共計四百又
三字銘分三節第一節蓋因王錫召赤環赤金等而用金
作牛鼎以祀文考宥伯也第二節則小子勸訟于井叔以
金百爰贖五夫召受五夫而為誓詞也第三節匡眾寇召
禾十秭召告東宮因與匡季為誓詞也案說文日部 出

閱古

氣嘗也象氣出形籀文從口今無此字皆作忽余謂象人言時口中出氣易于散也春秋傳曰其亡也忽焉楚詞忽而來兮洛神賦飄忽若神漢樊敏碑奄名藏形皆言易散之義古人命名自有意見不必定取吉祥語如論語之仲忽春秋之鄭太子忽皆名忽也先生既得此鼎久置經訓堂之東樓余嘗請于先生盍送曲阜孔廟供奉殿庭垂之千古乎卒未果惜哉

周邢叔鐘

秋帆先生家又有邢叔鐘一具高漢尺五尺二寸前後面俱十二乳滿身青綠間有硃砂斑真寶物也銘文四行剝蝕過半惟有邢叔母曰髀叔文祖皇考對揚乃德得屯乍魯永終于吉毋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三十二字尙可辨因名之曰邢叔鐘此器曾開貢單 奏進以斤兩太重難于擡運入 乾清門而侍衛內監又不敢據以進 宮遂發還先生歿後家產入官不知此鐘猶在人間否也

周太簇鐘

金陵司馬舍人 宣 有周鐘一具高一尺五寸銘文中有營字不可識遂將搨本質之歙縣程瑤田先生以周尺度之

曰此太簇鐘也瑤田深于小學當必有據

周散邑銅盤

散邑盤舊藏揚州徐氏今歸洪氏華秋嶽嘗繪圖其形如盤盤中有文十九行末一行蝕其半共計三百五十七字山陽吳山夫紹興俞楚江嘉定錢辛楣儀徵江秋史曲阜孔光生蘇州江鄭堂皆有釋文阮雲臺先生爲浙江巡撫時收入積古齋鐘鼎款識嘗命工仿造一箇可以亂真案商周之器西漢時已有出土者得之以爲祥瑞因而改元立祀作歌至張敞鄭衆皆能辨識其來尙矣魏晉六朝

隋唐之間無有明其學而爲考訂者自宋劉原父刻先秦古器記遂有歐陽永叔葉少蘊李公麟踵其後而趙明誠董彥遠黃伯思薛尚功王子弁翟耆年亦有著錄自此好古之士每得一器必將諸集錄證之而本朝之西清古鑑尤備千古未有之奇近時阮雲臺宮保又刻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洋洋大觀愈精愈博不特可補經傳之所未備且可益許氏之所未及者豈僅足資考訂而助翰墨哉余生平所見商周之物如鼎鐘彝卣壺爵盤觚觶敦匜鬲以及戈劍弩機之屬甚多以有款識者爲上品無款識者

次之亦如看書畫作雲烟過眼可也

秦權

余於嘉慶甲子在邗上見一秦權上有文云廿六年皇帝
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
法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
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龔號而刻辭不稱
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
詔故刻左使毋疑其一百字雖青綠遍體並不剝蝕一字
心竊疑之自後又見兩枚與甲子所見者無異乃知皆仿

造也

漢量

漢銅量一重今曹平三斤十二兩其文云律石衡蘭奉

二

字容六斗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共二十二字向

藏桐鄉汪硯畦家今不知所歸又見長白斌少僕家亦有

銅量一具容米四斗許亦是漢物說文穀字

許委切

注云米

一斛春為八斗又云米一斛春為九斗據此則量有大小

不同非若今之定以五斗為一斛也

漢陶陵鼎

闕古

四

是鼎爲揚州阮雲臺宮保所藏蓋上有文云重十一斤器
上有文云容一斗重八斤一兩又云重十斤今除蓋以庫
平法馬秤之重四斤十三兩三錢二分所云容一斗者以
今官斗較之得一升八合何古今權量之不同也宋陳無
擇云二十四銖爲兩每兩古文五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
至趙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爲兩今之三兩當漢唐十兩
故今之升斗尺寸斤兩皆後大於前也官保云器與銘辭
不相應者恐當時其鼎正多不知何時互錯耳鼎今藏焦
山方丈嘉慶十九年冬余從高郵回吳適遇王南陔中丞

同遊焦山撫摩一過

漢銅洗

漢銅洗余所見者不下十數具卽古盤匱之屬也有陽嘉
洗有大吉羊洗有富貴昌宜侯王洗有章和中平永建洗
有宜子孫大富貴洗大約皆 本朝出土者居多

建昭雁足鐙

青浦王蘭泉司寇家有雁足鐙其鐙槃似雁一足立起上
燃以鐙燭油並用製作甚精上有建昭三年考工輔爲內
者造銅雁足重三斤八兩云云五十九字阮雲臺宮保考

爲大將軍王鳳之物鳳于永光二年嗣封陽平侯陽朔元年成帝所賜也嘉慶廿五年春余嘗仿造四具贈斌笠耕觀察觀察自爲製銘每當夜宴四鐙爛然頗令人發懷古之幽情也

漢長安銅尺

銅尺一今藏嘉定瞿木夫通守家銅質堅貞青綠可愛上有文云長安銅尺卅枚第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日造計十有八字篆法精密的是漢人與曲阜孔氏所藏慮僂銅尺相等惟此尺作陽文疊起較之慮僂尺短六分按慮僂

尺造于後漢章帝建初六年距前漢成帝元延二年不過九十二年已長短之不同如此漢書地理志長安縣高帝五年置屬京兆尹爲領縣第一今文云長安銅尺卅枚當是在長安鑄者三十枚此爲第二十未必鑄三十枚以頒郡縣也晉書律歷志載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相傳謂之漢官尺未聞有鑄銅爲尺者今慮僂尺旣流傳人間或又疑此尺爲劉歆所造然案宋秦熺鐘鼎款識搨本中有晉尺上有文云周尺漢志鐻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十九字今將

此尺與晉尺較之又短八分則知非歆造矣案今之裁尺大於工部營造尺猶之宋三司布帛尺大於晉尺晉尺大於漢建初尺建初尺大於元延尺元延尺大於周尺是也時代既殊尺有贏羨難以定論云

古泉

古者金貨布幣刀俱謂之泉其名始見於史記平準書及食貨志梁顧烜有泉譜宋陶岳有貨泉錄杜鎬有鑄泉故事羅泌路史有泉幣考金光襲有泉寶錄李孝美董道俱有泉譜洪遵徐象梅俱有泉志近方氏嵩年有錢譜十卷

朱氏近漪又有古金待問錄華氏師道有錢幣考翁氏宜泉有古錢攷異所載貨布幣刀大備案管子言燧人氏以來未嘗不以輕重爲天下也蓋謂制貨以權輕重此卽用幣之始而其制則未聞或謂太昊氏以前已有錢矣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夏商謂之幣亦謂之布齊人謂之刀曰泉曰布者取流通之義也故太公作九府圜法周景王鑄寶貨秦鑄半兩漢興亦有半兩又三銖四銖五銖八銖而王莽又鑄貨泉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壯泉三十大泉五十及貨布契刀五百一刀

平五千大布黃千之類又東漢正品亦有五銖蜀漢正品有直百直百五銖又有曰大泉五百大泉當千者皆古泉也

晉初用魏五銖吳興沈充又鑄小錢徑三分名沈郎錢又有趙石勒鑄豐貨成李壽鑄漢興之類宋有四銖五銖二銖孝建孝建四銖景和永光之類年號入錢文自此始齊梁有五銖五朱大通五銖大富五銖大吉五銖拓跋魏有太和五銖永安五銖之類陳有大貨六銖宇文周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布泉隋亦有五銖錢至唐初始有開元通

寶乾封錢寶乾元重寶大曆元寶建中通寶咸通元寶之類而開元通寶最爲繁多其幕有字乃武宗時所鑄如京洛兗福興平昌潤襄益鄂丹梓洪梁越潭宣廣荆桂藍之字猶如本朝順治通寶幕文有同福臨東江宜原西薊昌南河荆雲浙陽鞏陝延襄是也卽如五代十國所載鑄錢之事如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閩吳諸國流傳之錢亦日漸日少矣則至堂珠貝之數嘉慶三年海州嵇家溝鄉民濬池得巨甕二發之中寶大泉五十大布黃千皆滿土花剝蝕蒼翠可愛

嘉慶戊寅春紹興西郭門外西彝山下土人掘得一墓皆
大甃砌成狀如隧道其中空洞無物外有砂缸二具不甚
古中貯五銖錢數萬枚並無青綠郡人陳圭堂親見之攜
以示余余謂漢蜀兩晉時無密器唐宋無五銖錢皆事之
不可解者
吳江翁海村言迪化州有屯兵墾地得坎窞深不逾丈下
見墻屋積米盈倉青蚨一堆大徑寸文曰永安一千皆是
鐵鑄此又前人之所未及者也

署偶渡江至漢口見肆中有古錢三千枚皆購得之其錢
文曰宋通元寶太平通寶淳化元寶至道元寶咸平元寶
景德元寶祥符元寶天禧通寶天聖元寶明道元寶景祐
元寶皇宋通寶康定元寶慶曆重寶皇祐元寶至和元寶
嘉祐通寶治平元寶熙寧重寶元豐通寶元祐通寶紹聖
元寶元符通寶聖宋元寶崇寧通寶崇寧重寶大觀通寶
政和通寶重和通寶宣和通寶宣和元寶靖康元寶建炎
通寶紹興通寶隆興元寶乾道元寶淳熙元寶紹熙元寶
慶元通寶嘉泰元寶開禧通寶嘉定元寶嘉定之寶大宋

南東西福建兩浙始許鑄使鐵錢至紹興末年淮楚屯兵
月費五十萬南北貿易緡錢之入境者不知其幾于是沿
邊皆用鐵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亦用鐵錢司農許子中
以舒蘄黃皆產鐵請各置監鼓鑄舒州有同安監蘄州有
新春監廣州有齊安監江西有廣寧監興國有富民監大
冶監臨江有豐餘監撫州有裕國監湖北有漢陽監是以
大小鐵錢通行于兩淮今諸錢之背有文曰同日春日漢
者卽同安新春漢陽諸監之所鑄也

錢范

翁宜泉太守有錢母說卽朱竹垞所謂泉范以銅爲之所
以鼓鑄也今官局鼓鑄皆用翻砂所云板板六十四者余
嘗親至錢局看鼓鑄有一板成二三十有一板成四五十
不等未必定是六十四也今錢范亦不等有五銖泉一板
成八枚者有大泉五十一板成六枚者亦有四枚兩枚者
范必兩塊合成中有二小筍作牝牡形所以符合取不移
動也惟古來博古家總未及此余所見有四五種近亦漸
少矣

秦漢銅印

集秦漢印者莫備于顧從義之集古印譜雖宋宣和印譜
趙子昂印史王休嘯堂集古錄皆所不及也余少時最嗜
漢印所見官印私印不下千萬枚皆能鑒別尤留心於官
印以爲漢人繆篆紛紜參雜隸法不足以引證說文而職
官之因革廢置古今不同實可以表裏史傳也嘗欲專摹
秦漢魏晉六朝職官及蠻夷諸印爲一集有志而未逮云

秦漢瓦當

瓦當者宋李好文長安圖志謂之瓦頭蓋屋瓦皆仰當兩
仰瓦之際爲半規之瓦以覆之俗謂筒瓦是也云當者以
瓦文中有蘭池官當宗正官當宜富貴當八風壽存當是
秦漢時本名說文解字云當田相值也韓非子外儲說玉
卮無當史記司馬相如傳華榱璧當司馬彪曰以璧爲瓦
之當也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當注家謂當卽底也故謂之
瓦當按瓦當之文歐趙洪氏俱不載蓋當時人猶未之見
逮元祐六年寶雞縣民權氏濬池得古瓦文曰羽陽千歲
其事載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又黃伯思東觀餘論亦載有
益延壽三字瓦自是而後聞無聞焉 國朝康熙間侯官
林佶人得有長生未央瓦一時名士俱有詩見于王阮亭

朱竹垞集中乾隆初年浙人有朱楓者以其子官關中又得瓦當之有文者三十餘種因作秦漢瓦圖記至四十八九年間鎮洋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嘗著關中金石記

採瓦當文字十餘種入記中幕府諸客如張舍人墳宋孝

廉葆醇趙文學魏錢別駕坵俞太學肇修所獲瓦當最多

後青浦王蘭泉先生為陝西廉訪亦獲廿餘種而海內通博之士依兩公以遊者歲不乏人亦往往獲瓦以去時陽

曲申大令兆定正候補長安亦深好古篆籀之文見諸君

所得有異文奇字者皆為雙鉤用舊甄摹仿較之原本毫

髮無遺故特備于諸君而歙縣程彝齋敦為作秦漢瓦當

文字一卷逮畢王二公相繼遷擢諸君亦皆星散近亦不

可多得蓋物之顯晦有時誠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今就程

彝齋申大令兩家所搨本錄之較畢公之關中金石記王

公之金石萃編為尤備焉

十二字瓦晉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三

字此宋芝山趙晉齋得于長安市中者諸君斷為秦瓦

蘭池宮當此瓦晉齋得之咸陽攷漢書地理志渭城

有蘭池宮又史記始皇本紀始皇微行咸陽與武士夜

出逢盜蘭池正義引括地志蘭池陂卽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據此則始皇因池以爲宮又卽以名宮也

衛 此瓦晉齋獻之皆有之俱得自漢城長安志云又有作楚字者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以別之也彝齋

謂漢百官表有衛尉掌宮門衛屯兵當爲衛尉寺并宮內周垣下區廬瓦也

長樂未央 張宋趙錢諸君俱有之皆得自漢城漢書

高帝紀五年後九月關中治長樂宮史記高祖本紀七年長樂宮成八年蕭丞相作未央宮九年未央宮成據

此則長樂未央本兩宮此瓦文合而一之亦取吉祥語意配合成文耳未必某宮卽用某字瓦也

長生未央 此瓦最多諸君俱有之皆出于漢城蓋亦

未央宮瓦亦取長生二字配合成文也

長生無極 此瓦亦出漢城當是未央長樂宮瓦也

與天無極 此瓦當與長生無極同意頌禱之辭也

億年無疆 此俞太學得于長安市上不知所施或謂

王莽妻陵瓦非也攷秦漢宮殿以年壽命名者甚多率

取頌禱之辭耳

延年益壽

此瓦趙錢俞申諸君俱有之亦得于長安

市上當是甘泉宮益壽觀瓦

延壽萬歲

此瓦俞太學所得當亦萬歲殿或延壽觀

瓦也

千秋萬歲

此瓦亦諸君所有出于漢城者長安志引

三輔黃圖謂未央宮有萬歲殿此卽其殿瓦歟

長毋相忘

此張舍人所得亦出自漢城不知何宮所

施案長安志引漢宮殿名有相思殿者不知所在此疑

爲後宮所用也

永受嘉福

此瓦四字俱是蟲篆蓋漢人有此篆法也

俞太學得于長安肆中引董賢傳爲椒風嘉祥或又引

楊雄傳爲迎風嘉祥細審之實是永受嘉福四字耳

永奉無疆

此瓦錢俞申三君俱有之皆得于漢城錢

別駕定爲漢太廟上所施

便

此瓦惟一便字作陰文申大令得于長安市引漢

書武帝紀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小顏曰凡言便殿便

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據此則爲便

殿所施

飛廉 此瓦作飛廉形俞太學得于漢城攷史記孝武本紀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安作飛廉觀當是飛廉觀瓦也

朱鳥 此瓦作朱鳥形錢別駕得于漢城案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引漢宮闕名有朱鳥殿又長安志未央宮有朱雀殿一名朱鳥殿此其所施也

元武 此瓦作元武形上蟠一蛇趙文學得于漢城引史記高祖本紀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注云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即元武闕瓦也

鳳 此瓦作鳳形俞太學從漢城仙女樓下得之攷漢書武帝紀及郊祀志建章宮有鳳闕此其瓦也

萬物咸成 此瓦申大令得于長安市肆攷三輔黃圖云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以長秋長信為名今云萬物咸成者當是長秋殿瓦

上林 此瓦錢申俞三君皆有之案史記始皇本紀漢書楊雄傳及東方朔傳俱有上林苑此上林門署衛垣之瓦也

鹿甲天下 此瓦上有二鹿形下甲天下三字左行書

乃俞太學于淳化友人處索得者不知其所由來或謂
天鹿閣瓦非也案長安志引關中記上林苑中有二十
三觀有衆鹿觀甲天下者言其多也豈卽衆鹿觀瓦耶
三鳥 此瓦有三鳥形俞太學得于長安道上長安志
二十二觀中有三雀觀此其觀瓦也

黃山 此瓦惟黃山二字俞太學得自興平漢書地理
志槐里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長安志云漢黃山宮在
興平縣西南十里其爲黃山宮瓦無疑

宗正官當 此瓦申大令得于漢城案漢書高帝紀七

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百官表云宗正秦官掌親
屬史記文帝紀注正義曰漢置九卿七曰宗正此瓦當
是宗正官瓦也

都司空瓦 此瓦趙文學得于漢城案漢書百官表宗
正屬官有都司空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右空 此趙文學得之長安市中案漢書百官表少府
秦官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供養屬官有左右司空據
此當是右司空瓦

上林農官 此瓦錢別駕得于長安市中據史記平準

書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則上林之有農官當自此始此卽農官治事處之瓦也

宜富貴當 此瓦亦取吉祥語意中有二小字或說金旁作刃爲劉字非也余嘗見古鏡上有小印曰千金細審之實是千金二字

高安萬世 此錢別駕得自漢城別駕據漢書佞幸傳董賢封高安侯上爲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窮極技巧此卽其殿瓦耶
大 此瓦俞太學得之漢城不知所施

有萬喜 錢別駕于漢城得一殘瓦惟萬喜二字後申大令在長安市亦獲瓦半片惟一有字合而觀之上下文藻相合實有萬喜三字耳漢碑喜喜二字通用

八風壽存當 此瓦程彝齋得之漢城長樂鐘室舊址南百步埃塵之間因攷漢書郊祀志王莽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于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此當是八風臺瓦也

此瓦嘉定錢旣勤所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阮雲臺先生定爲豐字瓦

仁義自成

此瓦程彝齋所得不知所施

虎

此瓦作虎形虎口前有一申字不知何義或曰此真白虎觀瓦也

右秦漢瓦當三十六種其中有重文者異文者殘闕者共記所見一百二十餘塊較諸家著錄爲多

古磚

按古磚題字亦不載于歐趙著錄惟洪氏隸續有永平及汝伯寧諸磚自後無有見者近來好古之士漸次搜羅日出日多老友海鹽張芑堂徵君作金石契山陰陳雪樵騎

尉有古磚題字攷又吳興陳抱之太學作金石圖俱載有漢魏兩晉六朝諸磚又借搨他人所得者計三十種傳之藝林亦可備嗜古之一助云

漢萬歲磚

此磚乾隆辛卯吳興莘芹圃得之桐城胡

維君又于長興得一磚亦有萬歲二字隸續載汝伯寧磚曰萬歲舍曹叔文磚曰千萬歲署舍邯君篆磚曰萬秋宅觀此則知漢人尚吉語如瓦當文曰千秋萬歲萬年無疆之類必是漢磚無疑也

漢五鳳磚

此磚揚州阮雲臺先生案頭見之文曰五

鳳三年四字海鹽張芑堂所貽也

漢竟寧磚

文曰竟寧元年歲五字下缺上端作大獸

面形模古異吳興陳抱之太學所得按元帝紀第四改元曰竟寧歲字下當是在戊子三字無疑

漢建平磚

文僅建平二字下缺按哀帝紀元曰建平

磚右側有一宜字上有廷尉書三字文獻通攷云廷尉

秦官漢因之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

復為廷尉哀帝元壽元年復改為大理知建平時猶未

改也

漢永建磚

文僅永建二字下缺按後漢順帝紀順帝

在位十九年紀元五初紀曰永建凡六年

漢本初磚

文曰本初元年歲在丙戌下端日造作助

十四字按後漢質帝紀元本初只一年此亦抱之所得

漢中平磚

文曰中平五年七月下缺計六字其左側

有萬歲富貴四字按後漢靈帝紀帝在位廿二年紀元

四末改元曰中平凡六年

漢亭長磚

揚州羅兩峯有一磚畫像車騎外貌一人

方面豐頤鬣鬣有須兩手執旗干而立上有八分書亭

長二字宛如漢石室畫像按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
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五十六乃得免爲民就田
合選爲亭長亦漢磚也

吳寶鼎磚 康熙四年吳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之
文曰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計十一字書法在篆
隸之間一面有螭文筆勢勁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載
此磚以爲官殿上所用引孫皓起昭明宮爲證然魏晉
以前磚上大率皆有文不獨此磚也

吳潘冢磚 文曰嘉興象西潘儒南父母墳塋磚十二

字又兩頭有曰潘冢曰潘墓皆篆書共十六字浙江嘉
興海鹽諸處委巷頽垣中往往有之其書法非隸非篆
絕似國山碑張芑堂金石契定爲孫吳時磚引赤烏五
年避太子和謙名改嘉禾爲嘉興亦一證

晉太康磚 太康磚余所見者甚多其文亦不一乾隆
五十年吳中大旱居民于太湖中掘井得數百塊皆太
康磚也其文曰太康七年七月十七日吳賀申作十三
字又吳興陳抱之亦得有太康八年臨安口弼制萬年
十一字磚磚右側有萬歲不敗四字又一塊曰太康口

年五月十三日九字此吳門陸默齋舍人所藏也

晉蜀師磚 蜀師磚嘉興之海鹽揚州之平山堂皆掘

有蜀師磚或以為蜀都城磚非也然蜀師三字義終未

詳嘉慶六年冬浙中陳南叔得一磚文曰太康三年七

月廿日蜀師所作計十二字則知蜀師為陶人也

晉永平磚 嘉慶丁巳歲南康謝蘊山先生為浙江布

政使闢東園屋得永平磚八塊先生大喜定為晉惠帝

時物遂名之曰八磚書舫賦詩紀之一時和者至數十

家或以為明永平廠所造非晉磚也先生怒曰爾輩嗜

古家每以穿鑿附會為長區區瓦礫何足深究耶

晉元康磚 文曰元康八年八月廿六日宣作十一字

按晉書惠帝第三改元歲在戊午

晉永寧磚 文曰永寧元年六月十九日淳下缺計十

字近嘉興張叔未解元得有一磚文與前同下曰淳于

氏作奉在立共十有六字載芭堂金石契又一磚文曰

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蔡作上下兩端作蕉葉文亦惠帝

改元也

晉永興磚 文曰永興二年八月下缺計六字亦惠帝

改元當在乙丑歲也山陰陳雪樵所得

晉永嘉磚 文曰永嘉二年歲在下缺計六字按晉書

永嘉懷帝紀元此云二年當是戊辰歲也此亦抱之所

藏

晉建興磚 文曰傳世富貴左側有建興三三字當是

建興三年也按晉書愍帝改元曰建興攷三年是乙亥

即蜀漢建元元年也

蜀建元磚 文曰建元二年七月八日故民王有張申

明仲和馬十八字按建元是蜀漢年號也亦雪樵所得

又東晉康帝秦苻堅亦曰建元

東晉泰元磚 晉泰元磚有數種其一曰泰元元年八五

字六曰晉泰元九年十月又曰晉太元十六年又一

曰卜氏鄣太元廿一年皆陳抱之所藏阮雲臺尙書有

跋語又嘉慶四年山陰蘭渚山土人掘地得一穴大逾

甕有好事者縋入昏黑不可辨地寬廣約一間屋許以

火照之輒滅以手捫壁得古磚五每塊長一尺六寸厚

二寸博二尺許上有晉太元廿二年建墓凡八字作陽

文凸起四磚皆同其一磚尺寸相仿文已磨滅惟存君

諱堅字君實會稽山陰人也長子玩次子玫凡廿二字
則陰文五磚皆楷書今藏吳比部蘭馥家

晉咸康磚此磚搨本在吳門陸謹庭孝廉家見之文

曰咸康四年按咸康是東晉成帝年號也

晉永和磚余見者有兩磚一曰永和四年陸謹庭所

藏車氏搨本也一曰永和九年七月十下缺張芭堂曾

刻入金石契者也梁山舟侍講嘗題一詩云頑物千年

遂不磨不知蕩滂幾滄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斷甃猶傳

晉永和東帝秦林望亦曰藝文

宋元嘉磚文曰宋元嘉六年太歲己巳俱反文按宋

文帝元嘉元年是甲子六年乃己巳也此亦陳抱之所

藏

宋泰始磚此宋明帝年號也文曰泰始二年四月六

字下缺陳雪樵得于山陰

梁天監磚文曰天監八年五月六字杭州萬氏營葬

于西溪掘土得之磚藏丁龍泐先生家載金石契

梁臺城磚本朝康熙中江寧民人于臺城舊址掘得

一磚計有文四行曰南康府提調官下缺都昌縣提調

官下缺總甲曹才下缺窰匠鄧下缺共十九字車氏搨本也

隋大業磚

乾隆五十八年紹興府城蕺山下居民商姓于住屋清暉軒下掘土得之磚旁有隋大業九年太歲癸酉袁凡十字磚頂上又有遲杼二字疑陶人名也

唐大和磚

文曰大和六年四字按唐文宗有大和年號後人誤作太和耳

唐大中磚

文曰大中四年四字按唐宣宗年號也此二磚俱陳抱之所藏余曩在吳門又見有柳磚二字筆

法顏魯公想亦唐時磚也

右漢魏晉唐磚合重文異文及殘缺者計四十餘塊又有無年月可攷者如功曹史磚左將磚柳磚崔氏造磚李氏磚王宥磚東遷磚潘氏磚孫氏磚大泉五字磚五銖磚可久長磚長樂磚壽考磚安富貴磚大吉祥磚之類不能盡記皆漢唐物也實非出於前書所載也

東西銅鼓之形圖厥鼓殊谷音醴遠福米神壯音醴遠洪銅鼓形如坐墩中空無底扣之有聲面圓而多花紋其上隱起有四耳作蛙鼃之狀無鑄造年月字樣有徑二尺餘

者有徑尺許者亦大小不等余生平所見不下三四枚惟晉陵趙甌北先生家所藏一枚爲最大今雲南四其東西俱有之 國初趙秋谷有銅鼓歌朱竹垞有銅鼓考謂皆出自諸葛孔明所鑄其實非也後漢書馬援傳於交阯得駱越銅鼓援取其鼓以鑄銅馬是在孔明之前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又載記云赫連勃勃鑄銅爲大鼓以黃金飾之又云在孔明之後惟嶺表錄異云蠻夷之樂有銅鼓焉新唐書云蠻人讌聚則擊銅鼓則銅鼓者實苗蠻之所造非孔明也

銅帶鉤

古銅帶鉤余見者有二十餘種形如螳螂要皆是漢魏之物其下有文皆吉語如位至公侯長宜君官大吉祥富貴昌之類考者謂革帶所施隋書禮儀志革帶案禮博二寸今博三寸半加金縷鰈螳螂鉤以相拘是也金縷者卽今之嵌金銀絲也

玉昭文帶

昭文帶本名璣說文璣劍鼻玉也所以鼻劍者也今人謂之昭文帶古玉者固多後人仿造者亦復不少余見有漢

玉者十餘條其色有紅者白者黑者白質黑章者白質紅章者恐皆是古人殉葬之物

古鏡

余三十年來所見古鏡極多而各有不同一曰黃帝治鏡于西方青龍白虎辟不羊朱鳥元武調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爲保長生富貴昌一曰鍊治同錫清而明以之爲鏡宜文章光照天下達四方長保二親世世昌一曰十言之紀從竟始調鍊同華去惡滓刻竟均好置孫子長保二親樂母已壽同金石天王母富如江海東西市一云青蓋作

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服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兮又云人鑑以形我鑑以心暗室屋漏上帝汝臨又云得月之光長母相忘按洪氏隸續所載鏡銘與此亦大同小異余謂諸鏡恐是唐宋人翻沙未必盡漢鏡也

唐鏡

嘉慶己卯三月錢塘趙晉齋來吳門攜有一鐵鏡徑六寸許背有嵌金飛龍兩條中有字曰武德壬午年造辟邪華鑿鐵鏡十二字其銘文云三

乾卦

鑿鐵作鏡辟大旱清泉虔

祈甘霖感魅孽當前驚破膽服之疫癘莫能犯雙龍嘖畧
垂長頷回祿睚眦早斂共四十四字金色煌然真奇物
也

鐵券

唐昭宗乾寧四年賜先武肅王鐵券當為吾家至寶詠拜
觀者凡兩次第一次乾隆五十六年在紹興府與修郡志
李曉園太守專札台府克公借觀第三次則道光三年三
月詠省先世墳廟至浙親往台州觀之券藏東門外五十
里白石山下一小村莊皆錢姓地名裡外錢其守券者曰

錢永興兄弟三人皆務農輪流值管有小樓三間專為藏
券而造并有五王遺像及忠懿王草書真蹟並宋元明人
題跋極多惜鄉城遠隔未得裝池為可惜耳謹案鐵券之
制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闊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
厘重一百三十二兩蓋鎔鐵而成鏤金其上者文二十四
行行十四字惟忠以衛社稷一行社稷二字平擡連後官
銜一行中書侍郎云云合三百四十二字然剝蝕者已十
之三四矣鐵色如墨並無銹濫而金書爛然光彩射目尙
如新製按自忠懿王納土後至太宗之淳化元年杭州守

臣以前券及竹冊玉冊各三副詔誥百餘函進呈詔賜忠懿王嗣子惟濬藏之汴京賜第仁宗登極霸州防禦使晦侍左右帝問券欲見之晦遂進呈帝覽訖賜還券藏于昭化坊賜第神宗元豐四年特令錢氏孫朝奉大夫藻進呈仍降付本家永傳後裔至駙馬都尉景臻尙主宗器屬焉券遂安于都尉之第靖康元年金人入寇詔公主子榮國公忱奉母出居江南以券行因避地湘湖間紹興元年遷台高宗遂卽台城崇和門內賜公主第由是券世藏于台之美德坊德祐二年丙子元兵南下破台時有家人竊負以逃莫知所在迨至順二年辛未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巖州南地名澤庫深水內一村學究與漁鄰頗聞賜券之說售以鐵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于宗子叔琛之兄世珪用十斛穀易得之失水五十六年青氈復還誠爲異事明太祖洪武二年秋八月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又念開國大臣勞烈將錫之以鐵券前一月下禮官議立制度翰林學士危素奏言唐和陵時嘗賜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尙德字允一號存齋天台人元末官青田教諭實寶藏之遣使者訪焉尙德卽世

珪子也奉詔續券及五王遺像以進上御外朝與丞相定國公李善長禮部尙書牛亮主事王肅觀之鏤木爲式敕省臣宴于儀曹恩意有加陛辭日命還券像劉基宋濂王禕等咸贈以詩尙德併其祖王手跡各裝潢爲卷歷代名賢俱有題跋二十一年正月十六世孫克邦以大臣薦赴闕吏部引見上以錢氏納土至今子孫尙存尋授克邦建昌知府二十三年都察院引見奉天殿諭孺子前當五代時天下大亂各據偏方爾祖能保兩浙庶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知太祖太宗是真主使將土地歸附爾之祖先忠孝好處可延賞也券像復與爾歸守永樂五年正月禮部奉旨差行人曹閏馳驛至台十七世孫廣西參政汝性同行人奉券進呈覽畢以禮敦遣藏于宗子鳳墀家世守不墜至 本朝乾隆二十七年 高宗皇帝南巡三月初五日 予告刑部尙書裔孫錢陳羣率台之族孫武進士錢選等進呈 乙覽當奉到 御製七古詩一首 臣陳羣進表稱謝一時隨 駕諸大臣及守土大吏在藉搢紳如莊有恭范清供齊召南沈德潛蔣士銓沈初費淳等皆有恭和 御製詩原韻爲一時之盛案是券凡七登天子之

庭非若世之商彝周鼎徒以世遠得名者所可比並也

金塗塔

先忠懿王造金塗塔事不載于吳越備史故自宋元明以來人無有知之者雖嘉泰會稽志周文璞方泉集台州府志輿地紀勝及程孟陽破山寺志俱載有吳越金塗塔而未見其物故亦未詳其制至本朝朱竹垞曝書亭集竟視爲塔之瓦誤矣乾隆壬子三月余遊蕪湖忽見于吾友陳雪樵案上塔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中有一頂已缺塔四版合成上有四角鏤金剛八位下層每面有佛三位其中一層卽沙門德清所謂釋迦往因本行示相也腹內有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十九字下又有一保字想是造塔時所編記目耳余始爲之作者曾經供奉案頭者累月一時士大夫賦詩傳爲佳話後聞是塔爲朱文正公所得 陛見時作面貢矣嘉慶己卯歲常熟劉君在市中亦得二枚云自石門縣田野中掘土出之與前所見者無異孫子瀟庶常爲作七古一首甚妙古人云傳聞不如親見信哉

宋宣和銅器

宣和年所鑄銅器甚多據所見者則有銅瓶銅香鑪銅爵銅壺銅如意之屬雖製作精妙大約總不如周秦兩漢之樸而華也

宋磁器

陶九成輟耕錄謂磁器始於五代非也嘗讀杜少陵乞羣少府大邑磁盃詩云大邑燒磁輕且堅則唐時已有之至五代兩宋而始盛耳明永樂宣德以及成宏正嘉諸朝皆稱極盛而本朝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製作尤精實超出乎前古惟質地頗鬆而脆不比宋明之堅且結可以

垂久

岳氏銅爵

乾隆甲寅歲七月余寓西湖監修表忠觀桐鄉金雲莊比部示余銅爵一高裁尺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中鐫精忠報國四篆字爵右邊有小印曰岳珂建造按珂爲武穆王孫孝宗初政始雪武穆之寃訪求裔孫賜葬建祠此爵之造必其時也比部云擬將此爵歸之岳廟中以垂永久武進趙味辛爲作賦紀之

秦檜鐵鍋

浙江藩署南宋秘書省也著作郎石待問嘗書蓬巒額于省中謝蘊山先生爲方伯時命余亦書此二字以名其軒軒前有大鐵鍋一具可煮五石米飯相傳爲秦會之家中舊物也

元石礎

吳郡齊女門內有潘氏巷及拙政園任蔣橋一帶皆元時張士誠女夫潘元紹舊宅故今尙有駙馬府及七姬廟之稱俱爲元紹遺蹟嘉慶二十年春三月偶同潘榕臯畏堂兩先生及其令子理齋戶部樹庭中翰遊拙政園園西有

粉墻露出桃花幾枝因問兩先生爲何家所居曰程氏也遂通知主人並往遊焉見後園有石礎八枚製作奇古每一礎上蟠螭六面下列三獸穿於螭首之下高二尺許圍圓四五尺心竊喜之主人曰此元時潘元紹家中物也隔三四年聞此宅已爲他人所有遂從程氏購歸置之履園報春亭下余所得者僅四礎其餘四礎爲榕臯先生取去亦置之須靜齋中余嘗有詩云七姬塚上亂鴉翻駙馬堂前秋草蕃留得蒼苔蟠柱礎任人移置別家園按明史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改名曰隆平府開宏文館設官

屬自立為吳王妻劉氏為后以女夫潘元紹為駙馬都尉
視同腹心元紹好治園圃聚斂金玉及法書名畫日夜歌
舞自娛凡擣蒲蹴鞠遊談之士無不羅至及元紹敗士誠
俱置不問世所謂七姬者皆元紹妾也余得礎後友人賦
詩者甚衆吳門陸君果泉又為賦石礎歌用韓昌黎石鼓
歌韻尤妙附記于此錢君新得元石礎命我試作石礎歌
元季偽周潘駙馬謀畫自謂同蕭何事見明史出兵邀請
美田宅擣蒲蹴鞠慵提戈皆元紹事大興土木駙馬府石工朝
夕相礪磨結客少年曳珠履藏嬌金屋皆綺羅回廊曲榭

何深邃雕甍畫棟真巍峩豫章榭柵遠採取武康文石搜

巖阿石破天驚金鼓震檄飛八罪空譏呵皂林一敗勢漸

孤西風黃葉謠非訛摧坊倒碣作飛礮羅雀掘鼠搜池蚪

平江被圍九月兵食俱盡至取坊碣充礮石取水蟲食之一鼠直百錢府中礎石偏完固堅

比金鐵蟠蛟鼉書畫收藏更充滿豈藉鑒定丹邱柯三獸

刻鏤猛如虎六龍圍繞飛如梭風雲際會思航海熟知海

運路委蛇趙家舊例受周禪後房妝飾同宮娥士誠改至正十四年

為天祐元年皆元紹謀也元紹本為趙宋子孫改姓潘氏其國號曰大周者思繼周也後降元去偽號由海運漕粟十一萬石於大都蘇城被圍元紹等又勸士誠即用海運船襲取日本自立如虬髯故事蓋元時安南亦以婿受禪

誰知一朝心膽碎七姬涕淚流滂沱銘留墨寶稱三絕七姬

墓志張羽撰文宋克書盤薦紅顏調六和元紹後房妾有蘇氏者才色俱

丹盧熊篆蓋世稱三絕殺妾何辜饗士卒加租有額私

鐵崖作金盤美人行歌楊

陞科明太祖平定平江藉沒元紹及周在郎君投溷鬚眉

徐義等田產取私租簿以定田賦

動夫人摩笄流血多士誠既死太祖復慮元紹叛殺而投

諸溷中其妻張城破後摩笄自殺

亭館淒涼存石礎何異荆棘悲銅駝回想當年全盛日朝

歌暮舞常經過周仁徐義同筵燕宋克盧熊相切磋或倚

雲根斜點筆或乘畫舫浮清波勒石銘勳誇衛霍投戈立

馬輕翦頗石人無眼已如此石城有國難如他元末有童

諱云石人

一隻眼明太祖以堂呼都尉尊堞像廟傍守韶鄰媿嬰馬

金陵石頭城為都

府堂塑潘元紹夫婦像在盤門麗至今尚有潘氏巷竭來

姓鄉是鄉相傳為吳伯詔舊宅

弔古三摩抄玉冊流星鐙影散太平新曲今誰哦士誠盛

元夜張鐙有玉冊流星萬點金百花團諸名目與其母曹

氏其妻劉氏登觀風樓召元紹等開賞鐙宴賦望太平諸

曲齊雲樓廢啼烏鵲金女墳沈來鴨鵝士誠既厚葬其妾

素為隆平府丞立廟建碑命饒介撰文周滄海桑田五百

伯琦書丹其後墓陷為湖今俗稱金姬湖

載石火電光一刹那礎底尚鑄天祐歲痕疑銅柱七中軻

君因訪碑得四礎如聞漢碣來東河今年河決山東珍藏

聞有新出漢碑不殊鐘與鼎我欲來看常蹉跎

小人之動不以禮自吉少而凶多陸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擾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無禮而擾之小人之道也有禮以當之君子之道也

錯簡

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緊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中間似有錯簡或曰論語堯曰咨爾舜數語當在此又孟子萬章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一節注中有殷受夏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斷簡或闕文者吾鄉秦元官先生謂當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皆屬有理

出母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此蓋誤會檀弓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按其文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

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
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
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則後人謂
孔子子思出妻之証也按左傳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爲
言生也謂生母也其日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蓋嫡母
在堂不得爲三年喪耳其日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者正
其妾之謂也必白爲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喪故也考
之年譜孔子六十六歲夫人元官氏卒六十七歲有伯魚
母死期年猶哭子曰誰與之間六十八歲孔子歸魯又考
之古禮八在爲母服期合諸夫子六十六歲而元官夫人
卒六十七歲正伯魚期年喪畢之時而伯魚猶哭者蓋賢
者過之也夫子之言殆謂父在而哭母之禮不可過非謂
母出而爲子之服又當降也乃迂執者拘于期字之義謂
出母無禫期可無哭必以實孔子出妻之說如謂孔子所
出者卽元官夫人則後人何不記夫人之出而反記已出
之夫人之卒如謂伯魚之期而猶哭者又一夫人則孔子
有二夫人而伯魚爲生母之喪矣然則子上之不喪出母
生母也非見出於父之母也更無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

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魚爲出母之喪哉况檀弓止有出母字並無出妻字後人因出母字而溯從前一代爲出妻亦弗思之甚謂伯魚出妻者蓋亦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卽以此說論之旣曰庶氏之母則固明指爲庶母矣何曲爲之解者反曰伯魚卒而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也子思又嘗居於衛則母之從子於衛亦尋常事而何言乎嫁於衛也禮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祔廟魯隱考仲子之宮爲春秋所譏則妾之不可祭於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於他室而不於廟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喪於生母之謂也然則夫子爲政三月而魯國大治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塗豈室家之內朝夕薰陶及於積世獨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執婦道耶學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說始

於周櫟園南匯張友白亦極論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說文部首有苟字居力切讀曰急恭敬之敬字從此許祭酒曰苟自急救也從羊省從㇀者猶慎言也與義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說文注謂此字不見經典惟爾雅釋詁寔駿肅亟遄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苟同觀此則與苟字絕然相反若言苟苟艸也從艸句聲古厚切苟且之苟字從此案燕禮賓爲苟敬鄭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禮賓爲苟敬鄭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詩無曰苟矣鄭

亦遷就並解爲苟且之苟誤矣余以爲論語苟志於仁矣大學苟日新朱子章句並解爲苟誠也亦誤

仁也誠人謂之曰誠王曰誠亦曰誠五曰可以林氏

論語學而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卽上文其爲人也孝弟之人非仁義之仁也案篆文人作廾或變作廾隸書亦作廾漢禮器碑士人作士仁則人仁二字古蓋通用猶之井有人焉作仁也若作仁義字解便投入荆棘其義反晦近刻十三經校勘記論語古訓俱未言及

歸三歸

論語八佾篇管氏有三歸集說據說苑云三歸臺名考韓
非外儲說筮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
三歸之家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
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
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史記禮書周衰
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咸註三歸娶
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王伯厚亦曰惟正已可以格君
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合觀諸說則非臺明矣
劉向因國策宋君築臺齊桓女閭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
以掩君過遂以三歸繫於築臺之下誤為臺名紫陽襲其
誤耳

毫

顧亭林日知錄論說文云毫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
合者案史記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毫亭索隱秦寧公
與毫王戰毫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毫
王號湯非殷也此毫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
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原作薄如逸周書殷祝解云湯
放桀而歸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數篇云湯有七十

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呂覽具備篇云湯嘗約於鄆薄矣高誘註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湯居亳蓋借音字則說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嘗誤也桐城孫岷之教授嘗著推經齋劄記者之甚詳

嚮周

爾雅釋鳥嚮周註子嚮鳥出蜀中下云燕燕亂案嚮字音規嚮周卽子規也說文誤其句讀解嚮字曰周燕陸德明經典釋文亦承許氏之誤

寡公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丈夫喪耦亦可稱寡俗語有寡公寡婦之說非無本也

廋詞

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於朝註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案隱語如左傳庚癸鞠藭及鄒衍淳于髡東方朔之微言皆是也故曰廋詞東坡詩云巧語屢曾遭惹苴廋詞聊復託芎藭或作廋詞者誤

元堂

呂覽天子居青陽高誘注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今吳語呼客堂曰員堂殊無意義恐是元之誤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

並為傍

史記始皇本紀並海上北至瑯琊遂並海至平原津並海南至會稽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大宛傳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漢郊祀志遂登會稽並海上東巡碣石並海皆在齊北並渤海溝洫志並北山東至洛薛宣傳酷吏並緣為奸以上並字索隱師古注皆步浪反讀曰傍今吳語所云靠並依並是也

草書

昔人謂草書在篆隸之前趙壹曰草書起秦之末衛恒曰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作草書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謂章草之始余以為皆非也草書之名實起於草藁史記屈原傳屈原屬草藁未定是古篆隸皆有草藁書非今之草書也熟觀二王草書字字從真行而生豈草書反在篆隸之前乎雖淳

化閣帖有漢章帝草書實是王著妄作不可遂爲典據

老先生

老先生之稱始見於史記賈誼傳明時稱翰林曰老先生
雖年少總稱老先生 國初稱相國曰老先生兩司稱撫
臺亦曰老先生近時並不以稱老先生爲尊而以爲賤何
也

名士

漢書聞張耳陳餘兩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見月令
云聘名士又史記律書亦云自是之後名士迭興謂名家

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詞章之謂也今人往往誤用

古今人表

班孟堅列古今人表於漢書中顏師古以爲但次古人而
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于是後人有議之有駁之訖
無定論余獨謂不然蓋上古之世聖帝明王接踵而生故
聖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則漸生中下之人至戰國
時則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
而後無有一人列於上上者班氏意蓋本孔子唯上知與
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二語是借古人以鑑今

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漢一代之人盡列表中
試問將高祖以下諸帝置于聖人之列耶仁人之列耶抑
孟堅是漢人能雌黃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歸乎顯
善彰惡勸戒後人故博採焉後人讀書每每誤會前人意
見如此暇時擬著兩漢人表以補班范兩家之書亦一快
事

親家

今人呼嫺親爲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親家公三字
則見於隋書李穆弟李渾傳皆作平聲讀今吳人呼親家

爲親家又作去聲讀左傳師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是
親家之親本讀去聲也案說文親至也初僅切秦刻石文
窺巡遠方窺巡天下猶言親之至也唐盧綸王駙馬花燭
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可見呼親家爲窺家者其來久矣

大長公主

先六世祖會稽郡王諱景臻尙宋神宗第十女賢穆大長
公主事見宋史外戚傳心竊疑之以爲行次第十何以加
大長二字案漢書天子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
長公主至高宗朝蓋賢穆已長三四輩矣

關侯世家

關侯神廟始于唐貞元十八年爲玉泉伽藍有董挺爲記
宋元明以來皆有封號至 本朝顯靈尤盛尊爲武廟祀
以太牢與孔子並重今且尊之爲帝矣余嘗晤江都校官
鄭君名環者爲作關侯世家以三國志本傳爲主而注之
以歷代祀典雜說直至 本朝加封徽號及 恩錫致祭
典禮爲一卷頗爲詳備惟稱周將軍爲實有其人見本傳
中不知何據

打跽

本朝禮制幼輩見長者下屬見上司僕人見主人以一足
畧屈欲作拜勢謂之打跽此上古已有之史記滑稽傳箝
講鞠臚徐廣曰臚與跽同謂小跪也說文曰跽蹴也一曰
卑也箝也莊緣切又後漢書高句麗在遼之東跪拜曳一
足卽鄭注周禮奇拜之義爲屈一膝是也

海市蜃樓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終無有驗而漢武
亦蹈前轍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絕世之人胡乃爲
此捕風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始

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爲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
高郵州西門外嘗有湖市見者甚多按高郵湖本宋承州
城陷而爲湖者卽如泗州舊城亦爲洪澤湖矣近湖人亦
見有城郭樓臺人馬往來之狀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
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則所現者蓋其精氣云

請雨

請雨祈晴之說自古有之如檀弓呂氏春秋荀子春秋繁
露皆有載者如董江都之閉陽門則雨欲止則反是之謂
也余謂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雖帝王之尊人心之靈安

能挽回造化哉卽有道術如畫符遣將呼風喚雨諸法亦
不過盡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請雨祈晴則全仗觀音力尤
爲可笑究竟觀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
阮雲臺宮保巡撫浙江適逢大旱未往天竺進香而人心
遂大不服噴有繁言世俗之惑一至於此

水車

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車其來已久又名曰桔槔莊
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故水車爲桔槔也
太平御覽引魏畧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

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水車之制始此東坡無錫道中賦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碾碾脫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針抽稻芽可謂形容盡致近吳門沈狎鷗孝廉按之古法製龍尾車不須人力令車盤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畝豈不大善然祇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車需費百餘金一壞卽不能用余謂農家貧者居多分毫計算豈能辦此猶之風車非不善在大江邊可行若是日無風便不得水總之不如水車之妙

土地之神

今墳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掃必設酒脯祀之其來已久見檀弓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

潤筆

潤筆之說昉於晉宋而尤盛于唐之元和長慶間如韓昌黎爲文必索潤筆故劉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李邕受餽遺鉅萬皇甫湜索縑九千白樂天爲元微之作墓銘酬以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不可枚舉

鄉勇自古有之

古人寓兵於農言兵卽可以爲農農卽可以爲兵也後世分兵農爲兩途言兵不可以爲農農不可以爲兵也今之所謂鄉勇者非兵非農與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輕重與之言農又不知稼穡之艱難然則何以用之哉韓非子有言曰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乃知鄉勇自古有之

泉之爲錢

余年二十七入館于吳門徐復堂家正錄先世太宗譜譜中載錢鏐第二十六子孚爲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錢之竹而爲錢氏此定姓之祖時內閣學士顛年纔十四五見之笑曰周禮泉府字皆作泉說文曰錢銚也古田器不可以錢作泉也余荅曰子不見鄭司農注云泉故書作錢耶蓋泉之爲錢其來久矣近嘉定獻之別駕_帖凡爲人書碑版楹帖條幅名款竟書泉_帖亦尙古好奇之甚蓋泉別有一姓後周書有泉企上洛豐陽人新唐書諸夷蕃將傳有泉男生獻之畢竟以錢爲泉亦覺無謂

札樸

老友桂未谷大令嘗作札樸二十卷考訂精確發前人所

未有畧記數條于此

或問今學宮之樂舞生本于何書桂未谷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歛籥鄭注所謂籥舞也今人稱樂舞者誤也或問青黑異色今北地人輒呼黑爲青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猶存其語耳

或問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南北通行何義也桂未谷曰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悍索隱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代雕耳猶福州書吏書藩臺爲潘台是也

或問四月八日爲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佛卽鑄金象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王粲刀銘灌辟以數皆鑄之義也今人以爲浴佛誤矣或問今之履歷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歷猶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註腳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卽根腳之謂也

或問棺有前和後和之稱何也桂未谷曰案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謝惠連祭古塚文云兩頭無和是也

北音無入聲

顧亭林曰入爲閏聲李子德編入聲俱轉去聲蓋北音無入聲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也如費無極之極字史記吳越春秋俱讀作忌猶如酈食其審食其食字俱音異也易未濟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註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若讀如忌聲則上下韻俱叶矣或解作

無忌憚義亦通或曰如子言古無入聲與中原韻何別余曰五經左國上世之北音中原韻後世之北音也

古韻

今所用韻與唐韻不同以今音叶唐詩者悞矣而昧于學者以唐韻叶三百篇尤悞要知古今言語各殊聲音遞變漢魏以還已不同于詩騷况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豈能以今韻叶古韻乎近金壇段懋堂大令有六書音均表高郵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聲吾鄉安彙占孝廉有說文韻徵皆可補顧氏音學五書之闕

鯤鵬

余幼時讀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數語爲之大駭以爲斷無此理問之長者云此莊生寓言也嘉慶丙子十月安東縣知縣詳報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剗去計長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餘又袁叔埜刺史言山東蓬萊縣與海最近一日有大物從空而來兩翼垂天日爲之晦滿城人大懼羅拜焚香逾時而去日光復明又南匯縣志載國初有大魚過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過七日七夜豈卽莊子所謂鯤鵬者非耶

梅梁

禹廟梅梁爲詞林典故由來久矣余甚疑之意以爲梅樹屈曲豈能爲棟梁乎卽如金陵隱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慶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歐陽公手植梅浙江嘉興王店鎮有宋梅太倉州東園亦有王文肅手種一株曰瘦鶴皆無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閱說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太平御覽載女媧氏煉石補天后羿射畢十日豈可信乎

余釋之曰煉石補天者言燒石成灰可補屋漏也射畢十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圓十日並中也山堂肆考又謂羿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臂風伯壞人屋舍則射中其膝有功於天下皆不經之言

顏淑冉子

漢石室畫像題字云顏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盡縮芒續之顏淑字叔子事詳詩巷伯疏與魯男子閉戶事異又紹興府學中有一唐碑刻十哲贊稱冉子字子我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云宰子字子我裴駟引鄭康成注曰魯人淮南子人間訓亦稱宰子未聞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據

古有箬無繖說文箬字注蓋也笠字注箬無柄也然則箬卽今之繖也晉書王雅傳雅遇雨請以繖入此爲繖字初見又史記五帝本紀舜以兩笠自扞而下皇甫謐注云繖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紂遇雨乃爲曲蓋亦卽繖也故今吳人呼繖爲持笠蓋本此又三國志忘其行軒疑亦是繖今俗作傘然唐碑吳嶽祠堂記已用之

或謂古人皆用團扇今之摺扇是朝鮮日本之制有明中葉始行于中國也案通鑑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謂之摺疊扇則隋唐時先有之矣

轉蓬

漢書賈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顛蔽塚而託葬焉師古注云蓬顛謂土塊張華博物志徐人謂塵土曰蓬塊今吳人方言謂之蓬塵卽灰塵也杭人方言又謂之蓬坡兒坡亦塵也如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回飈舉

吹我入雲中蕪城賦孤蓬自振驚砂坐飛卽莊子蓬之心管子飛蓬之問皆言塵土之義未必是蓬草也然古人亦有認作蓬草者如司馬彪詩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搖隨風轉又唐人蔣防轉蓬賦凌寒後雕雖有慙于松栢近秋俱敗亦無愧于蘭蓀觀此則知古人錯認之處不少試思蓬草何物豈能吹入雲中而隨風轉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宗譜

唐尚氏族貞觀初有詔令天下貢氏族譜奉敕旨第其甲

乙勒爲成書有譜者爲望族後世謂之譜學此讀書人別
是一種學問又在詞章攷據舉業之外者也如吾族錢氏
有大宗譜武肅王自敘云蓋聞古賢垂訓先哲修身莫大
於上承祖禰之澤下廣子孫之傳是故堯舜之理天下其
先則曰敦睦九族然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不云乎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是知爲人子人臣之道莫過於尊祖敬
宗揚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謂大宗譜者以少典氏爲第
一世黃帝爲二世其畧曰錢氏之先出於少典初少典
氏爲諸侯八傳而生黃帝譜宗黃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

以少典爲一世黃帝爲二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
頊生偃偃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吳回吳回生陸終
陸終生六子曰樊曰惠連曰錢鏗曰永言曰安曰季連樊
爲昆吾氏惠連爲參胡氏永言爲鄧人安爲曹姓季連爲
芊姓而錢鏗卽彭祖是也商時爲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
爲國師年七百九十七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
六子孚承其後爲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鏗之竹
而爲錢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
肅王原原本本一絲不亂詠謂此譜斷非武肅所作尙是

沿襲貞觀初所貢之氏族舊本卽他姓之譜如此類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顏師古極論之謂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如歐陽氏譜祇序世系自詢以下僅五世已閱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業已十八世據三十年爲一世之說何長短之不齊也又蘇氏族譜引云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案神堯者高祖謚也而味道並非高祖時人又載諱鉞者爲始祖注云不仕娶黃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

六日卒旣不詳世次又不著紀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敘云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疎畧如此而亦謂之譜至今人尙有歐譜蘇譜之稱皆以爲典據謬矣宋狄青不認梁公爲同族世爭重其言吳毅父駁之謂其武臣少讀書昧於譜牒而疎于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雲思親何其孝也反周爲唐何其忠也旣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時遭際安敢自附前人邪况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因以爲氏青與梁公實係一派惟世遠人

亡徙遷靡定譜牒莫稽舉原一本者而途人視之又何怪
焉至今人家無譜牒可攷者輒以狄青之言爲證亦不足
以爲典據也惟吾錢氏一族家家有譜或此詳彼畧或彼
詳此畧要其指歸大約相同自武肅王以下至詠凡三十
世獨忠懿王後一支最爲繁多以納土於宋無有兵革未
嘗破家故合族三千餘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臨
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江浙之錢氏視他省爲尤盛所以譜
牒之傳亦較別家爲可信無有渺茫之言及歐蘇狄青之
病也然每見讀書人俱不留心如嶼沙方伯之先出常熟

千一公後名應龍者字吟溪係鹿園支至方伯爲三十一
世誤認奚浦支應隆公爲祖則忽長五世爲武肅王二十
六世孫矣又黼堂少宰爲文僖公第十子景畧公後實三
十世而行狀以爲武肅三十三世孫亦失攷之甚更有奇
者竹汀宮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爲當代之通儒而不及
譜牒一字余嘗親問之曰無稽矣後見虞山世譜知宮詹
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後有諱浦者遷嘉定是卽宮詹之所
祖也

墓碑

墓之有碑始自秦漢碑上有穿蓋下葬具並無字也其後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東漢漸多有碑有誄有表有銘有頌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書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門生故吏皆刻於碑陰或別碑漢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後諛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則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來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書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諱某

字某其先爲某之苗裔並將其生平政事文章畧著於碑然後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後係之以銘文云云此墓碑之定體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韓昌黎碑誌之文猶不失古法惟考功員外盧君墓銘襄陽盧丞墓志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異舊例先將交情家世敘述或代他人口氣求銘然後敘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時偶然變體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爲例竟有敘述生平交情之深往來酬酢之密娓娓千餘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已之困苦顛連勞騷抑鬱而借題爲發揮者豈可謂之

墓文耶吾見此等文屬辭雖妙實乖體例大凡孝子慈孫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禮厚幣以求名公鉅卿之作乃得此種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字樣此是門人輩編輯時據藁本鈔錄未暇詳考耳而後之人習焉不察以爲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孫竟卽以原藁上石者實是癡兒說夢矣

四金剛

今寺院門首必設四金剛卽佛家所謂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時西蕃寇西涼詔不空和尚入誦仁王密語神兵見於殿庭西涼累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絃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帥蕃帥大奔由是敕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孟蘭盆會

舊唐書王縉傳載代宗奉佛縉爲宰相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昇出內陳于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于光順門以俟之

播之波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今孟蘭盆會之始也

宋儒

六經孔孟之言以覈四子書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
言道皆與六經孔孟之言大異六經言理在於物而宋儒
謂理具於心謂性卽理六經言道卽陰陽而宋儒言陰陽
非道有理以生陰陽乃謂之道戴東原先生作原善三篇
及孟子字義疏證諸書專辯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蕭山毛西河善詆宋儒人所共知同時常熟又有劉光被
者亦最喜議論宋儒嘗曰朱晦庵性不近詩而強注詩此

毛詩集傳所以無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顯暢爲胡
安國弄得七曲八曲其言類如此西河同鄉有韓太青者
著有說經二十卷爲西河作解紛皆平允之論

時藝

袁簡齋先生嘗言虞夏商周以來卽有詩文詩當始于三
百篇一變而爲騷賦再變而爲五七言古三變而爲五七
言律詩之餘變爲詞詞之餘又變爲曲詩至曲不復能再
變矣文當始于尙書一變而爲左國再變而爲秦漢三變
而爲六朝駢體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爲時藝

文至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嘗見梨園子弟曰不識了一
上戲場便能知宮商節奏爲忠爲孝爲奸爲佞宛對古人
爲一時之名伶也其論時藝雖刻薄然卻是有理余嘗有
言虛無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時藝之法一
行不知敗壞天下多少士習

董思白云凡作時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
無一定也余在汴梁識海州凌仲子進士仲子自言嘗從
江都黃文暘學爲時藝乃盡閱有明之文洞徹底蘊每語
人曰時藝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今人輒刺刺言時文者終

于此道未深與思翁之言相合

試文題目

余嘗論考試寫題目低兩格寫文則頂格皆習焉不察題
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
試看十三經注疏豈有注高于經疏高于注耶卽廿一史
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
此式樣

紙錢

紙錢之名始見於新唐書王嶼傳蓋漢以來葬者皆有瘞

錢後里俗稍以紙翦錢爲鬼事開元二十六年嶼爲禡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傳正謂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錢若水不燒楮鏹邵康節祭祀必用紙錢有明以來又易紙錠大小元寶黃白參半與紙錢並用近人又作紙洋錢鄉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七

喪家七七之期見於北史魏書北齊書及韓琦君臣相遇傳又顧亭林日知錄徐復祚村老委談郎瑛七修類藁皆載之要皆佛氏之說無足深考惟臨淮新語謂始死七日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卽古者招魂之義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靈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生者亦無可如何也此說最通

